

意犹未尽

感受时尚脉动

■包建国文

杨浦,我已记不得多少次走近你,每一次你总以漂亮的转身展现风情万种的魅力,每一次,你总以如椽的巨笔点缀五彩缤纷的画卷。从我第一次走近你,你就在我心中,留下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踏着濛濛的细雨,我走进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的大门,追寻杨浦变化的缩影,聆听时尚交响的韵律。这里曾是上海滩闻名遐迩的第十七棉纺织厂的旧址,如今却以国际“第六时尚之都”绚丽的风采显现东外滩流光溢彩的美丽。

园区的右侧是一幢白色主梁架的建筑,仰头是半透明的遮光板,俯身坐在竹制座椅上休憩,倒有一番诗情画意。周边是一个开放式的休闲走廊,将引进时尚创意书店、茶坊、咖啡吧。

我行走木纹地板和金属砖块相间排列的廊间,心里跳跃出一串浪漫温馨的诗行。

园内的左侧建筑最早是日商大阪东阳株式会社的办公楼,现被改建成会所,设立雪茄吧、红酒吧、视听室等功能分区,为莅临中心的贵宾提供会务、洽谈等服务。

整幢建筑保留了旧时外墙砖瓦

风格,其大门上采用实心铜条交叉的装饰花纹,寓意纺织的“经纬交叉”,不时透出历史的厚重感。

眺望两边,那是棕红色砖块砌筑的老厂房,这里目前是上海留存下来的规模最大、最完整的锯齿形厂房,传递出别具风味的建筑形态。我不由想起1986年的一天,我们几个同学到这里参加青年联谊活动,走到车间接口轰鸣声扑面而来,我怀着好奇心情悄悄地往里望去,只见纱尘浮面,纱锭飞梭,一个个纺织女工在织机旁来回穿梭忙得不停,这样的工作环境,让我感到纺织女工的艰辛。好在这一切都在结构调整、转型发展中成为历史演变的记忆。

随着“吱呀”一声推开一扇沉重的门,黑色主调亚洲最大秀场如婀娜多姿的少女揭开神秘的面纱,让人惊叹不绝。

35米长的玻璃T台,在璀璨的LED灯带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迷人。秀场是个可容纳200到1000观众的弹性空间,配备专业的灯光、音响系统和操作人员,为观众带来完美的时尚视听盛宴。忍不住,我也想走上T台,展现自己的风采,过一把“时装秀”的瘾。

在秀场的后台,宽敞的化妆间和更衣室,保留了旧时的砖墙结构,与

充满现代时尚的秀场互相呼应。穿过秀场,沿着一条300多米长的宽阔走道向江边走去。

除了将入驻杰尼亚、COACH等多家一线品牌的时尚精品仓外,这条走廊两边的运动休闲区和流行品牌区赫然入目,将为市民打造舒适的消费空间。而耐克、阿迪达斯、IT等世界品牌成为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走在红色砖墙为主题的建筑旁,感受古老和现代冲撞的美感,不由怦然心动。

来到延伸到江畔的滨江栈道,一眼望见正被鲜花簇拥、被滚滚流淌的池水环抱的绵延的白色遮阳篷,矗立在岸边,与对岸的造船厂塔吊隔江相望。而在360米亲水平台的一旁,两幢规划中的时尚餐饮建筑巍然伫立。

我站在亲水平台上远眺江面,如同站在历史的交汇点,猛然间感到水是城市的灵魂,城市因水而美丽,黄浦江孕育着城市的生命,见证着上海的腾飞,目睹着杨浦的巨变,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时尚脉动。

回眸上海国际时尚中心,这块人们接触时尚、了解时尚、感受时尚的新天地,我看到历史和现代的延续和发展的耀眼火花闪烁,我听到源于1992年石破天惊的那一声春雷,谱写改革开放“春天的故事”。

我不由将目光放在手中的地图上,杨浦区就像一把弓,弓弦上正是建设中的新型城区,弓背是黄浦江,而浦江边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,就是一支出弓的箭,飞翔在蓝天。



龙腾虎跃(国画) ■严平亚

生活故事

相亲路上

■魏鸣放文

那一年,我真没有想到,正值而立之年的我,那晚竟会由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陪同,去我孩童时代的乐园——杨浦公园相亲。

电车悠悠地行驶在黄昏的路上,买好了车票,我挽着母亲挤到中间横杆拉手下面。母亲轻轻地松了一口气,随手拉直自己新衣的下摆,抬头静静地望着我。那默默无语的神情,就像画家在欣赏自己即将参展的呕心之作。母亲的后面是一对服饰鲜艳的情侣,看上去都不过二十四五岁光景。娇小妩媚的姑娘,小鸟一般依偎在心上人宽阔的前胸,更衬出男青年的魁伟英俊、气度潇洒。相比之下,“大龄青年”的我不免日渐形秽。

但愿这回顺利,但愿……

说起来惭愧,我那“个人问题”屡战屡败,久经坎坷,至今仍然还是“个人”的问题!前两年,为了驱散内心的寂寞,工作之余,一头陷入甜蜜的

苦役——文学写作之中。不知不觉中,反倒将此事看得几乎淡忘淡漠。要不是不忍心白发老母频频苦劝,我是再也提不起精神去相什么亲啦。

……车窗外面,忽然纷纷飘洒起绵绵细雨,天色变得像铅铁一般的阴冷。电车轻轻地颠簸着,驶向我们的目的地,驶向我记忆朦胧的童年……

“依听好,等一些碰到伊拉娘,要叫姆妈;路过商店门口,要请人家吃点冷饮什么。做人要有派头,上台面,不要让人家讲你小气……”母亲像在家里一样唠叨叮嘱。

“哎,有数的!”我心里颇为不快。讲这种话也不看看场合。

“有数,有数,真的,有数依也不会拖到今朝啦!”被我打断话头,母亲愤愤提高了嗓门。

啧啧,当着车上这么多人,一个早已达到做爸爸年龄的儿子,谈女朋友还要自己老娘教,这有多丢人!这不,母亲身后那位姑娘左右晃动着金灿灿的耳坠,凑近男朋友的耳朵,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。生怕母亲“激动”起来又是没完没了,我无可奈何闭上两眼,假装白天打瞌睡——母亲只得将话头咽住。

“下一站是杨浦公园,请下车的

同志做好准备”。耳边分明传来售票员的报站声,我还是不想开眼,不敢看眼前的这一切……

朦朦胧胧之中,觉得胸前的衣着被人轻轻牵拉,我这才睁开眼睛,原来是母亲在悄悄地为我系正脖子下的新领带,那位静静“看戏”的姑娘,见我终于“醒”来,终于忍不住低头“噗哧”一声笑出来。霎时,我觉得头顶上方仿佛响过一道炸雷,两腮火辣辣一直红到耳根!于是急忙将母亲的手一把推开。不料,这时电车正好开始停站刹车,车厢前后一阵晃动,母亲的手还没放回横杆拉手,便一个踉跄,身子朝后仰去——可怜母亲满头银丝,顿时化成儿子眼前片片白雾。“姆妈!”我失声喊道,张开双臂一步迎上。——记得幼小的时候,记得当年日落黄昏,倚在家门口的我,嘴里吮着肮脏小手,多少回急声呼唤,扑向放工归来的妈妈怀抱!

缓缓挽起跌坐在地的年迈母亲,我连忙扭过头去,不禁热泪涟涟。终于,母子俩相依相携,走向敞开的车门——

哦,沉沉暮霭之中,那一抹影影绰绰的杨浦公园门墙,竟会使我感到那么遥远……

杨浦记忆

大桥人家邻里情

■叶基薇文

耸立在黄浦江下游的杨浦大桥,如同一条彩虹横跨浦东浦西两岸。在浦西宁国路两侧引桥下面有一片民宅,这是大桥社区居民的家园,我大伯因动迁,搬到这里居住了9年。

1998年,大伯居住的棚户区改造。许多动迁居民都把搬迁到新公房作为首选,但他不要浦东的新公房,也不去宝山呼玛新村,而是拿着动迁款自己去买房。他找了好几处房源,最后像选中宝贝似的选中了坐落在眉州路杨树浦路的一间老公房。当时我们挺纳闷,老人是否看花了眼,看了那么多房子却看中周围环境不是很好的“二手房”。对我们的疑问,他颇为得意地回答道:“这里看病方便”。

细细想想也是,我堂哥——大伯的独生子于1986年去了美国。过了几年,他妻子、女儿也飞到了大洋彼岸。1992年,我堂哥患了白血病,不幸在异国他乡早逝。我大妈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,三年后跟着堂哥也去了天堂。独居一人的大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,跑医院就像跑亲戚家,把看病方便作为他选房的重要条件也就在情理之中。我们不得不佩服大伯的“战略”眼光。

搬到大桥社区后,大伯换了好几个保姆。不是他嫌对方干活马虎,就是保姆认为大伯太精明。有一次,保姆听不得大伯的数落竟不辞而别,急得大伯不得不向居委会求助。经居委会干部出面,暂时请来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一位宁波阿姨救急。大伯也是个宁波人,宁波阿姨不仅能烧出合我大伯口味的宁波菜,而且操着浓

重的宁波口音与我大伯拉家常。虽然大伯不久聘请到了新保姆,但被我们称为“小梅”的宁波阿姨仍经常关心我大伯,时常烧些宁波菜送上门。有时大伯家里发生断电之类的突发事,小梅阿姨得知后也会叫自己丈夫前来抢修。

患有慢支炎的大伯,每到秋冬季总要发病住进医院。一次我去看望大伯,从他的述说中得知是小梅阿姨和她丈夫给他办理的住院手续,还推着轮椅送我大伯到病房,我为大伯有这么好的邻居而感动。

那年,大伯又住进了医院,由于患急性前列腺排尿困难,而且他年过九十经受不了动刀手术,医生便给他插上了导尿管。出院后,保姆嫌脏且工作量加重,便炒了大伯的“鱿鱼”。小梅阿姨和他丈夫再次当起义务保姆,还每半个月送大伯去医院换一次导尿管。大伯觉得很过意不去,也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,执意要去养老院。

那天一早,在我和小梅阿姨以及她丈夫等护送下,大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9年的“二手房”,住进了武东路上的—家养老院。二个月后的—天下午,我突然接到养老院打来的电话,说我大伯已被送进医院抢救。当我赶到医院,躺在急救室里的大伯已停止呼吸,医生催着我们快点料理后事。我毫无准备,正急得束手无策,小梅阿姨和她丈夫乘着出租车赶来。他们马上到附近商店买来寿衣,然后给大伯全身擦洗了一遍。追悼会他们也赶来参加,送我大伯最后一程。

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梅阿姨,但那份邻里真情使我难以忘怀。我在心里默默祝福好人一生平安!

时令小语

你知道“夏九九”吗?

■邹时民文

人们对“冬九九”比较熟悉。其实,在我国古代还有“夏九九”一说。

“夏九九”是以夏至日作为头九的第一天,每九天为一九,顺次称为一九、二九……直到九九。在这81天里,是一年由较热到最热又到较冷的日子。它与“冬九九”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有关“夏九九”的谚语在明代就有记载。明代谢肇淛《五杂俎》曰:“一九二九,扇子不离手;三九二十七,冰水甜如蜜;四九三十六,汗出如浴;五九四十五,头戴秋叶舞;六九五十四,乘凉入佛寺;七九六十三,床头寻被单;八九七十二,思量盖夹被;

九九八十一,阶前鸣织。”

“夏九九”谚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宋代。清代顾铁卿《清嘉录》卷六三“伏天条”又“夏九九”的记载,顾氏说:“旧俗有‘夏九九’今已不传,但从夏至日起第三庚日为初伏……又引周遵道《豹隐纪谈》云石湖居士戏用乡语云土俗以夏至后九日为炎戏之候,相传有夏至未来莫道炎热之谚……”

根据顾铁卿所说,石湖居士(即宋代的范成大)用乡语谈谚语,说明在宋代已有“夏九九”之说。而到了清代,则“三伏”与“夏九九”并称。

在谢肇淛谚语的基础上,民间也有“夏九九”歌谣的流传,内容与谢氏谚语大同小异。如江南地区流传的

歌谣是:“夏至入头九,羽扇握在手;二九一十八,脱冠着罗纱;三九二十七,出门汗欲滴;四九三十六,卷席露天宿;五九四十五,炎秋似老虎;六九五十四,乘凉进庙祠;七九六十三,床头摸被单;八九七十二,子夜寻夹被;九九八十一,开柜拿棉衣。”

北方大部分地区流传的歌谣是:“一九至二九,扇子不离手;三九二十七,冰水甜如蜜;四九三十六,衣衫汗湿透;五九四十五,树头清风舞;六九五十四,乘凉莫太迟;七九六十三,夜眠不盖单;八九七十二,当心受风寒;九九八十一,家家找棉衣。”

如今,除了上年纪的老人还知道“冬九九”的歌谣,“夏九九”歌谣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